

千里寻亲几十载 军人家属终圆梦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石嘉浩 梁益

“有快递,签收下!”日前,新昌县公安局小将派出所收到一份来自甘肃兰州的快递,里面是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民警察为人民,千里寻亲五十余载,感恩党情,家人团聚”。

故事从一个千里之外的求助电话说起。今年10月,小将派出所接到电话:“警察同志你好,我这里是甘肃省兰州市,我的名字叫丁江兰,我是来寻亲的。父亲是名军人,家乡是新昌的‘南洲村’,80年前……”原来是一名军人家属来寻亲,且已找了多年。派出所立即成立寻亲小组开始查找。

小将镇内确实有一个名叫“南洲”的村,辅警丁阳栋恰好就是南洲村人。既然知道村名,大家认为应该不太难找,可当看到丁江兰发来其父丁长兴当年入伍的军人登记表时,大家犯难了。

由于年份久远,入伍登记表已经泛黄、破旧且字迹褪色,仔细辨认勉强可看出“籍贯为浙江省新昌县大树/林乡南周村”字样,和辖区内的“南洲村”同音不同字。

“会不会是用‘周’替代‘洲’?”“小将镇以前是不是有‘大树/林乡’类的别称?”大家集思广益,分析线索。

“丁长兴,1923年出生,1949年10月入伍……”丁阳栋立即将寻亲消息发在南洲村党群服务中心群,还联系了村里的老会计,可均没有消息。丁阳栋随即前往南洲村实地走访,挨个询问村里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也没有结果。

民警把寻找的范围扩大,走遍了南洲村周边每一个乡村,将寻亲信息发布到周边村的“警民联络群”,并继续向周边村年长的老人打听。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排查,一通电话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你们是不是在寻找丁长兴的亲人?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过舅舅丁长兴去当兵后就没再回来了……”听到这一消息,丁阳栋激动得抓起桌子上的车钥匙马不停蹄赶到来电人俞正林母亲丁金妃所在的里竹村核实。

“老婆婆,您是不是有个哥哥叫做丁长兴?”86岁的丁金妃颤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泛泪光,紧紧握着丁阳栋的手激动地说,“对不对,是不是有我哥哥的消息?”

丁阳栋赶紧与老人核实信息。丁金妃老人说,自己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大哥丁长兴20多岁参军后,队伍驻扎在台州,之后由台州调动至甘肃省兰州军区,弟弟年轻时做生意到兰州军区见到过哥哥丁长兴,那时哥哥有一个儿子,名叫丁江兰。

当丁阳栋说寻亲人就叫丁江兰时,老人颤抖道,“就是他!就是我哥哥的儿子。”她说,父母去世时,弟弟还将丁江兰这个名字刻在了坟碑子孙一列……“麻烦警察同志一定要帮我联系到哥哥的亲人呀,让我见上一面……”丁金妃老人抓紧着丁阳栋的手。

安抚好老人情绪后,民警将找到亲人的消息告知了千里之外的丁江兰,丁江兰哽咽了。他说,1970年父亲去世前,一直嘱托他,“务必找到老家的亲人,认祖归宗。”为完成父亲的遗愿,丁江兰开始了寻亲路,苦寻了那么久,现在终于找到了。

在小将派出所安排下,双方进行“视频通话认亲”。“哥哥们好,我是丁江兰,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你姑姑也非常想见到你。”丁江兰和俞正林两兄弟眼泛泪光。至此,丁先生的寻亲路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全省召开 数字法治系统建设培训会

(上接1版)

乘数字法治改革东风,全省政法系统总结提炼数字法治改革实践经验,一大批具有辨识度、影响力的“浙江经验”“浙江模式”“硬核成果”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政法一体化办案应用,推动刑事办案全流程节约时间30%,有效缓解浙江案多人少矛盾;全域数字法院,建成统一办案办公平台,办案效率提升14.1%;检察法律监督应用,碰撞形成监督线索44万余条,监督成案4800多件,对法律监督成案贡献率达到50%以上;除险保安晾晒综合应用,依托平安风险预测预警防控应用,开通用户数3571个,日活跃度90%以上,归集风险1852个,推动各类隐患敏锐感知、动态清零……这些凝结了浙江政法人汗水与梦想的“果实”,让平安与稳定工作更加扎实,执法与司法更加公正,推动着更高水平数字法治系统建设。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建明表示,数字化改革不是工具性改革而是引领性改革,不仅是“器”更是“道”,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全方位系统性的变革,我们要迭代升级数字法治改革的理念、目标、任务、机制,深入推进数字法治改革,全面牵引政法工作现代化,以实际成果服务于浙江“两个先行”的实践。

大云镇上“五朵云”

(上接1版)

“云访室”“云法庭”“云管家”“云网格”“云睛”,这五朵“云”是大云镇引以为傲的基层治理数字化成果。

“在这个上面不仅可以24小时自助看房,还能筛选想要的价位,租户一旦入住,打开手机,就能登记个人信息,不需要跑派出所办理手续了。”大云派出所副所长杭潇打开手机向记者演示“云管家”的妙处。

“云管家”是基于钉钉开发的功能,大云镇的每一处出租房都显示在电子地图上,村民在软件上点击添加出租房,填写相应信息后,就有网格员或者村干部上门实地查看,并将房间拍照上传。“用上‘云管家’人员流动信息实时更新,新居民备案登记也更加方便。”杭潇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完善企业端的开发,让新居民只要是入住或者就业,就能快捷办理手续,也让管理部门能实时掌握信息。

“云管家”的“能力”还不止于此。管出租房屋的时候,实行星级化评比,根据出租房的建筑、消防、治安安全状况为每个出租房打分。管新居民的时候,能够对每个人的基本情况有所掌握,及时完善新居民党组织,发挥新居民党员在环境整治、平安巡逻、疫情防控、文明劝导、反诈宣传等方面的作用。

“云网格”是大云镇对嘉兴市市域智治小程序“微嘉园”的创新应用,让每个村民都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及时反映身边事,人人成为网格员。

为了开发“云睛”,大云镇的纪检干部自己做起了开发人员。这套针对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系统,针对6类村级常见的事项,按照不同金额和情况设置流程,把线上同步监督嵌入到每个工作环节。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嘉兴全市使用。

“五朵云”针对的是基层最常见的应用场景,激活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记者手记】

在数字化改革“1612”架构中,基层治理系统是十分重要的“1”。数字化建设同时也是个费钱的工程,在嘉善大云镇采访期间,一名基层干部坦诚地向记者介绍说,“云访室”和“云法庭”在硬件配置上比较接近,所以在实际运用中,两者在场地、设备上合二为一,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只要软件配置进行调整,就能实现使用功能,这样既节省了开支,又不影响实际使用。

镇里曾经对“云访室”有过进一步投入,开发相关人员画像功能的设想,但是权衡资金投入和需求的迫切性后,搁置了这一计划。而对“云睛”开发却没有放松,经过人力物力的追加,系统不断迭代完善,并在嘉兴全市推广。基层在数字化改革项目中应有轻有重、有急有缓,量力而出的求实作风不可少。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



快乐学法

近日,江山市公安局在清湖法治古街启动宪法宣传月活动。民警开展普法宣传,发放宣传单500余份;开展法律知识有奖问答活动,现场发放礼品50余份,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 通讯员 毛倩颖

“跑鹿”26只,警民携手找回25只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蓝丹玉 刘家珍

不久前,龙游有26只梅花鹿“跑”了,经过小半个月的寻找,现在就剩“39号”还“野”在外面。那么,其它25只是怎么找回来的?

“这是个啥?”11月26日下午,龙游塔石镇莲塘村村民何瑞军开车路过定塘田野时,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动物在稻田中走走停停,忽而跳进鱼塘游泳,好像迷路了。何瑞军打开手机摄像头放大一看,这个动物像牛像马又像鹿,耳朵上好像还挂有红色编号牌。“我当时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感觉在电视上见过。”何瑞军判断,这只动物极有可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

梅花鹿天性机警,耳朵灵敏,很快察觉到何瑞军的存在。正当何瑞军准备靠近拍照时,梅花鹿朝着反方向疾跑,消失在地平线上。等何瑞军回过神来打开微信,才看到朋友圈刷屏的“寻找梅花鹿启示”。

原来,11月26日上午6时许,六春源鹿场的饲养员在喂食梅花鹿时操作失误,未将鹿圈的门关好,等发现时,圈里84只梅花鹿已经跑走了26只。何瑞军撞见的梅花鹿就是其中一只。鹿场的王老板十分着急,赶忙到塔石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立即勘查现场,并排查周边路段监控,在排除被拾走的可能性后,又驱车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小巷走访,可都无果。

“每只丢失的鹿都是公鹿,全身偏深褐色加白色的斑点,耳朵上有红色标识,很容易辨认。”王老板说。警方立即向鹿场调取丢失的部分梅花鹿照片,编辑好寻鹿启示在多个工作群转发。

很快,警方和鹿场接到了多方提供的线索,确定了部分鹿群的活动方位——位于鹿场3公里外的莲塘村一片树林中。

为保证抓捕顺利,鹿场请来了市里的猎人团队,警方则出动大量警力,带上警犬、猎犬和猎捕工具,开始

了“寻鹿行动”。

“我们本来打算出动无人机,但那几天刮风下雨,不适合飞行。梅花鹿又喜躲在树丛里,皮毛和树木颜色接近,很难被发现。”夜间视线不佳,天冷路滑,鹿走失的区域又处在偏僻树林,给搜寻工作带来不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警员发现了10只梅花鹿,赶紧兵分几路,指挥警犬、猎犬将鹿群困住,专业人员逐个上前使用麻醉针。核对耳朵标识确认无误后,10只梅花鹿被安全运送回鹿场。

随后几天,大家继续搜寻,截至12月7日,25只梅花鹿被找回,只剩下最后一只“39号”。王老板告诉记者,梅花鹿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仅限野外种群,人工繁育的种群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

“如果26只鹿找不回来,可要损失50多万元。多亏了警方和村民的协助。”王老板表示,当地气候环境很好,饲养的鹿在外生活几天不是什么问题,不过还是希望“39号”能够尽快“回家”。